



倪

煥

之

倪 煥 之

民國十九年九月九日初版
民國廿八年三月十三日版

每册定價一〇・五

著
作
者

葉
紹
鈞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六一七號

(143 P) W

倪

關於「倪煥之」

聖陶以從教育雜誌上拆訂的倪煥之見示，叫我爲之校讀并寫些甚麼在上面。

聖陶的小說，我所讀過的原不甚多，但至少三分之一是過目了的。記得大部分是短篇，題材最多的是關於兒童及家庭的瑣事。這次卻居然以如此的廣大的事象爲題材寫如此的長篇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倪煥之實是劃一時代的東西。

題材的瑣屑與廣大，在純粹的藝術的見地看來，原是不成問題的事，藝術的生命不在題材的大小上而在表現的確定上。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最要緊的是時代與空氣的表現。經過五四五卅一直到這次的革命，這十數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游泳於這大時代的空氣之中，甜酸苦辣，雖因人因時不同，而且也許和實際的甜酸苦辣的味覺一樣是說不明白的東西，一種特別的情味，是受到了的，誰也無法避免這命定地時代空氣的口味。照理在文藝作品上隨處都能嘗得出這情味來，文藝作品至少也要如此才覺得親切有味。可是合乎這資格的文藝創作，卻不多見。所見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戀愛談，或宣傳品式的純概念的革命論而已。在這樣的國內文藝界裏，突然見了全力描寫時代的倪煥之，真是使人眼光爲之一新。故倪煥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是劃一時代的東西，在國內的文壇上也可說是可以劃一

時代的東西。

倪煥之中所描寫的，是五四前後到最近革命十餘年間中流社會知識階級思想行動變遷的遷路，其中重要的有革命的倪煥之王樂山，有土豪劣紳的蔣士鏗，有不管閒事的金樹伯，有怯弱的空想家蔣冰如，女性則有小姐太太式的金佩璋與嶄新的密司殷。作者叫這許多人來在舞臺上扮演十餘年來的世態人情，復於其旁放射各時期特有的彩光，於其背後懸上各時期特有的背景，於是十餘年來中國的教育界的狀況，鄉村都會的情形，家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遂如實在紙上現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躍有生氣。使我們讀了但覺得其中的人物，都是舊識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動言語，都是曾聞到見到過的或竟是自己行動言語。

評價一篇小說，不該因了題材來定區別。因倪煥之中寫着教育的事，說牠是教育小說，原不妥當，因倪煥之中寫着革命的事，就說牠是革命小說，也同樣地不妥當。至於因主人公倪煥之的革命見解不澈底，就說這小說無價值，更不妥當。作家所描寫的是事實，責任但在表現的確否。事實如此，有甚麼話可說呢？作者似深知道了這些，在倪煥之中，通常的所謂事實的有價值與無價值，不會歧視，至少在筆端是不分高下的。試看，他描寫鄉村間的燈會的情況，用力不亞於描寫南京路上的慘案，和革命當時的盛況。倪煥之雖取着革命的題材，而不流於淺薄的宣傳的作物者，其故在此。

只要與作者相識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中心熱烈而表面冷靜默然寡言笑的人吧。中心熱烈，表面冷

靜這貌似矛盾的二性格是文藝創作上重要素地因為要熱烈才有創作的動因要冷靜才能看得清一切。倪煥之的成功大半是作者這性格使然，就是這性格的流露，「文如其人」這句舊話原是對的。

關於倪煥之，茅盾君曾寫過長篇的評論，我的話也原可就此告結束了。不過，作者會要求我指出作中的疵病，而且要求得很誠切，我為作者的虛心所動，於第一次閱讀時，在文字上也曾不客氣地貢獻過一二小意見，作者皆欣然承諾，在改排時修改過了。此外，茅盾君所指摘的各節也是我所同感的。這回就重排的清樣重讀，覺得尚有可商量的地方，率性提了出來，供作者和讀者的參考。

如前所說，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所謂表現者，意思就是要具體地描寫，一切抽象的敘述和疏說，是不但無益於表現而反足使表現的全體受害的。作者在作中，隨處有可令人佩服的描寫，很收着表現的效果。隨舉數例來看：

「煥之搶着鋪疊被褥，被褥新漿洗，帶着太陽光的甘味，嗅到時立刻想起為這些事辛勞的母親，當晚一定要寫封信給她。」（第三七頁）

「在初明的昏黃的電燈光下，他們兩個各自把着一個酒壺，談了一陣，便端起酒杯呷一口。話題當然脫不了近局；攻戰的情勢，民衆的嚮背，在敘述中間夾雜着議論地談說着。隨後煥之講到了在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漸趨興奮，雖然聲音並不高，卻個個字挾着活躍的力，像平靜的小溪澗中，噴溢着一股滾燙的沸泉。」（第二二七頁）

前者寫遊子初到任地的光景；後者寫革命軍快到時黨人與其舊友在酒樓上談話的情形，都很具體地有生氣。諸如此類的例，一拾即是。讀者可以隨處自己發見這類有效果的描寫。無論在作者的作品之中，無論在當代文壇上作品之中，倪煥之恐怕要推為描寫力最旺盛的一篇了吧。

但如果許我吹毛求疵的話，則有數處卻仍流於空泛的疏說的。例如第二六七頁中，寫倪煥之感到幻滅了每日跑酒肆的時候：

「這就飯依到酒的座下來。酒，歡快的人因了牠更增歡快，尋常的人因了牠得到消遣；而煩悶的人也可以因了牠接近安慰與奮興的道路。」

這種文字，我以為是等於蛇足的東西，不十分會有表現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這章述五四後思想界的大勢，幾乎全體是抽象的疏說，覺得於全體甚不調和。不知作者以為何如？

我的指摘，只是我個人的僻見，即使作者和讀者都承認，也只是表現的技巧上的小問題。至於倪煥之是決不會因此減損其價值的。倪煥之實不愧茅盾君所稱的「扛鼎」的工作。

十八年八月珂尊書於滬寓。

倪煥之

—

吳淞江上，天色完全黑了，濃雲重疊，兩岸田畝及疎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裏。近岸隨處有高高挺立的銀杏樹，西南風一陣陣捲過來湧過來，把落盡了葉的杈杈的樹枝吹動，望去像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亂的頭髮。

江面只有一條低篷船，向南行駛。正是逆風，船臂響着汨汨的水聲。後艙兩支櫓，分在兩邊，年青的農家夫婦兩個搖右邊的一支，四十左右一個駝背搖左邊的。天氣很冷，他們搖櫓的手都有棉手籠裹着。大家側轉些頭，眼光從篷頂直望黑暗的前程；手裏的櫓不像風平浪靜時來得輕鬆，每一扳動須用一個肩頭望前一掬，一條腿往下一頓，取以助勢；急風吹來，緊緊裹着頭面，更從衣領往裏鑽，周遍貼着前胸後背。他們一聲不響，只鼻管裏粗暴地透着氣。

艙裏小桌子上卻點着一支紅燭，風從前頭板門縫鑽進來，火燄時時像落花瓣一樣彈下來，因此燭身積了好些燭淚。這紅燭的黃光，照見艙裏的一切。靠後壁平鋪的板上，疊着被褥，一個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

面。他雖然生長在水鄉，卻似乎犯着先天的暈船病，只消踏上船頭，船身攙了幾塊，便覺胃裏作泛，頭腦也昏暈起來。這一回又碰到逆風，下午一點鐘上船時便橫了下來，直到現在，還不會坐起過。躺着，自然不覺得什麼；近視眼悠閒地略微閉上，一支捲煙斜插在嘴角裏，一縷青煙只從點着的一頭裊起，可見他並不在那裏吸。他的兩頰有點瘦削，凍得發紅，端正的鼻子，不濃不淡的眉毛，中間加上一副橢圓金絲邊眼鏡，這就頗有青年紳士的風度。

在板牀前面，一手倚着小桌子坐的，是一個更爲年輕的青年。他清湛的眼睛凝視着燭燄，正在想自己的前途。但與其說是想，還不如說朦朧地感覺來得適切。他感覺自己煩悶的生活完全過去了，眼前悶坐在小艙裏，行那逆風的水程，就是完篇的結筆。等候着在前頭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侶，是稱心滿意的事業，是理想與事實的一致；這些是必然的，猶如今夜雖然是狂風陰霾的天氣，但不是明天，便是後天或大後天，總有個笑顏似的可愛的朝晨。

初次經行的生路往往覺得特別長，更兼身體一顛一盪地延續了半天的時光，這坐着的青年不免又感到一陣煩躁；移過眼光望那躺着的同伴問道：「現在應該快到了吧？」雖然煩躁，他的神態依然非常地溫和，率真；濃濃的兩道眉毛蹙緊了些，這是他慣於多想的表徵；飽滿的前額承着燭光發亮，散亂而不覺得粗野的頭髮分披在上面。

「你心焦了，煥之。」那躺着的用兩個指頭捻着嘴裏的捲煙，眼睛慢慢地張開來。「真個不巧，你第一

趨走這條路就是逆風。假若是順風的話，張起滿帆來一吹，四點鐘就吹到了。現在——」他說到這裏，略微仰起身，旋轉頭來，閉着一隻眼，一隻眼從艙板縫裏往外張，要想辨認那熟識的沿途的標記。但是除了沿岸幾株深黑的樹影外，只有昏暗一片。他便敲着與後艙相隔的板門問道，「阿土，陶村過了麼？」

「剛剛過哩。」後艙那青年農人回答，聲音裏似乎辨得出他與猛烈的西南風奮鬥的那種忍耐力。

「唔，陶村過了，還有六里路；至多點半鐘可以到了。」那躺着的說着，身子重又躺平；看看手裏的捲煙所賸不多，隨手滅掉；拉起被頭的一角來蓋自己的兩腿。

「再要點半鐘，」煥之望他的同伴的左腕，「現在六點半了吧？到學校要八點了。」

那躺着的舉起左腕來端相，又湊到耳朵旁聽了聽，說道，「現在六點半過七分。」

「那末，到學校時，恐怕蔣先生已經回去了。」

「我想不會的。他知道今天是逆風，一定在校裏等着你。他非得你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爲他催促的緣故。不然，等明後天息了風去不好麼？」

煥之有點激動，訥訥然說，「樹伯，我只怕將來會使他失望。不過我願意盡心竭力服務，爲他的好意，也爲自己的興趣。」

「你們兩個頗有點相像，」樹伯斜睨着煥之說。

「什麼你說的是——」

「我說你們兩個都歡喜理想，這一點頗相像。」

「這由於幹的都是教育事業的緣故。譬如木匠，做一張桌子椅子的，用不到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牆頭只消把一塊一塊磚頭疊上去，也用不到理想。教育事業是要養成「人」的，——「人」應該把他養成怎樣？「人」應該怎樣把他養成？——這非有理想不可。」煥之清朗地說着，彷彿連帶代表了蔣先生向一般人宣白。他平時遇見些太不歡喜理想的人，聽到他的自以為不很理想的議論，就說他「天馬行空」，「遠於事實」，遣往往使他感到抱了冤屈的不快。現在樹伯提起了理想的話，雖不是鄙夷他，不禁也說了以上的辯解的話。

「老蔣大約也是這一個意思。」樹伯閉了閉眼，繼續說，「所以我曾經告訴你他做好一篇對於教育的意見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記得他這篇文章裏怎樣說的？」煥之的眼裏現着熱望的光。

「他起先辨別什麼是「性」，什麼是「習」，又講兒童對於教育的容受與排斥，又講美育體育的真意義，——啊！記不清楚，二十多張稿紙呢。反正他要請各教員看，尤其巴望先得你的商的，等一會一登岸，你一定立刻拿着他那份一刻不離身的稿紙了。」

「有這樣熱心的人！」煥之感服地說。便懸擬蔣先生的容貌，舉止，性格，癖好，一時復入於沈思；似乎把捉到一些了，但立即覺得完全茫然。然而無論如何，點半鐘之後，就將會見這懸擬的人的實體；這樣想時，不

免欣慰而且興奮。

風似乎更大了，船頭汨汨的水聲帶着嗚咽的調子，燭淚只往下墜，燭淚直淌，堆在錫燭臺的底盤裏，船身，盞也更爲利害，這見得後艙的三個人格外在那裏用力。

樹伯把兩腿蜷起一點，更把蓋着的被頭角掀了一掀，聳聳肩說，「事情往往不能預料。早先你當了小學教員，不是常常寫信給我，說這是人間唯一乏味事，能得早日脫離爲幸麼？」

「唔，是的。」煥之安頓了心頭的欣慰與興奮，鄭重地答應。

「到現在，相隔不過一二年，你卻說教育裏頭有最好的趣味，情願把牠作終身事業了。」

「似乎會給你寫信過，」煥之現出得意的笑容，「我後來遇到一個同事，他那種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一切，只知爲兒童服務，只知往兒童的世界鑽去的精神，啊！我說不來，我唯有佩服，唯有羨慕。」

「他便把你厭惡教育事業的心思改變過來了？」

「自然改變過來了。不論什麼事情，當機的觸發本不必特別重大，譬如我歡喜看看哲學的書，只因爲當初曾經用三個銅子從地攤上買了一本希臘三大哲學家，我又嚮往社會主義，只因爲前五年報紙上登載一篇講英國社會黨工黨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剛剛被我看見了。這一個同事給我的就是個觸發。我想：我何必再從別的地方去尋充實滿意的生活呢？這個同事就覺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實，很滿意，而我正同他一樣的當着教員，難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報酬麼？能，能，我十分地肯定。觀念一變，什麼都變了，圍在身

邊的學生不復是，醜陋可厭的孩子，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復是生趣索然的牢獄。前天離開那些孩子，想到以後不再同他們作伴了，心裏着實有點難受。」煥之說到這裏，眼皮闔了攏來，追尋那存在記憶裏的甘味。

「那是一樣的，」樹伯微笑說。「那邊當教員，這邊也當教員；那邊有學生，這邊也有學生；說不定這邊的學生更可愛呢。」

「我也這樣想。」煥之坐直了身體，精采地望着前方，似乎透過了中艙頭艙的板門，透過了數里濃厚的黑暗，已望見了正去就事的校裏的好些學生。

「像蔣先生這樣，也是不可多得的。」煥之從未來的學生身上想到他們的幸福，因為他們有個對於教育特別感興趣歡喜研究的校長蔣先生，於是這樣感歎說。他共事的校長會有三個，認識的校長少說點也有一二十個，那裏有對於教育感興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說不上！他們無非只為喫飯，看教職同釐卡司員的位置一個樣子。他也相信任教職為換飯喫，但以為除了喫飯還該有點別的；若單為喫飯，就老實去謀充釐卡司員，不該任學校教師。現在聽說這蔣先生，似乎與其他校長大不相同，雖還不會見面，早引為難得的同志了。

「他沒有事做，」樹伯說得很淡然。「田，有帳房管着；店，有當手管着；外面去跑，嫌得跋涉；悶坐在家裏等着成胃病，倒不如當個校長，出點主意，把小孩子弄着玩。」

煥之看了樹伯一眼；他對於「弄着玩」三個字頗覺不滿，心想樹伯家居四五年，不做什麼，竟成玩世

的態度了。當年同學時，有所見就直說出來，這習慣依然存在，便說：「你怎麼說玩教育事業是玩麼？」

「哈哈！你這樣認真，」樹伯狡笑着說。「字眼不同罷了，你們說研究，說服務，我說玩，實際還不是一個樣？——老蔣若換處了我的地位，他決不當什麼校長了。你想，我家裏瑣瑣屑屑的事都要管，幾畝田的田租，也得磨細了心來收，還有閒空功夫幹別的事情麼？」

樹伯說這一句時，煥之覺得他突然是在中年人了，老練，精明，世俗，完全深刻在眉宇之間。

「老蔣他還有一點兒私心，」樹伯又低聲說。

「什麼？」煥之驚異地問。

「他有兩個兒子，他要把他們教得非常之好。別人辦的學校不中他的意；自己當了校長，一切都可以如意排布，兩個兒子就便宜了。」

「這算不得私心，」煥之這才鬆了一口氣說。「便宜了自己的兒子，同時也便宜人家的兒子。從實際說，不論何種公益事業裏邊都含着這樣的私心；不過私了自己，同時也私別人，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

「我也不是說老蔣壞，」樹伯辯解說。「我不過告訴你事實，他的確這樣地存心——蠟燭又快完了，你再換一支吧。」

煥之便從桌子抽斗裏取出一支紅燭，點上，插上燭臺。把取下的殘燭吹熄了，刺鼻的油氣立刻瀰漫在小艙裏。新點的蠟燭火燄不大，兩人相望，彼此的面目都有點朦朧。

「噓，碰到逆風！」樹伯自語把頭頸縮緊一點，從衣袋裏摸出一隻捲煙盒來……

換上的紅燭點到三分之二時，船脣的水聲不復是汨汨地嗚咽，像小溪流一樣活活地潺潺地了，風改從左面板窗縫裏吹進來，燭燄便儘是向煥之顛頭。

樹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陣，忽然感覺水聲與前不同，坐起來敲着板門問阿土道，「進了港麼？」

「進一歇了，學堂裏樓上的燈光也望得見了，」阿土的聲音比剛才輕鬆悠閒得多。

「我上船頭去望望！」煥之抱着異常興奮的心情，把前面板門移開，兩步就站在船頭。一陣猛風像一隻巨大無比的手掌，把他的頭面身體重重地壓抑，呼吸都窒塞了。寒冷突然侵襲，使他緊咬着牙齒。

這陣風過去了，他開始嗅着清新而近乎芳香的鄉野的空氣，胸次非常舒爽。犬聲散在遠處，若沈若起，彼此相應。兩岸離船身都近，沿岸枯樹的黑影，搖搖地往後退去。前面二三十丈遠的地方，排列着濃黑的房屋的剪影。中間高起一座樓，樓窗裏亮着可愛的燈光。燈光倒映河心，現出一條活動屈曲的明亮的痕。

「啊！到了，新生活從此開幕了！」煥之這樣想着，凝望着樓頭的光。一會兒，那光似乎擴大開來，擋着他的全視野，無邊的黑暗消失了，他全身沐浴在那明耀可愛的光裏……

二

煥之的父親是錢莊裏的夥友，後來升了當手。性情忠厚方正，與他的職業實在不大相應。他的妻是

個柔順的女子；但有點神經質，操作家務之餘，常常蹙着眉頭無端地發愁。他們的生活當然不很優裕，可是男的儉，女的勤，也不致怎樣竭蹶。

煥之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四十多了，母親還不到三十。父親想像自己這樣做到了當手，還只是個敷衍過去；兒子總要讓他發達，習商當然是不行的。這時還行着科舉，由寒素而不多時便飛黃騰達的，城裏就有好幾個。他的兒子不也可有這巴望麼？到煥之四五歲時，他就把煥之交給一個筆下很好，頗有聲望的塾師去啓蒙，因為他不但預備教煥之識幾個字，記記帳目。

十歲時開筆作文，常常得塾師的獎讚。父親看着文稿上濃硃的夾圈，笑意逗留在嘴角，捻着短髭搖頭說：先生獎勵他太利害了，這自然是歡喜的意思。不上兩年，作經義作策論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這時候，科舉卻廢止了，這使父親頗為失望。幸而有着學堂，聞說與科舉異途而同歸，便教煥之去考中學堂。考上了。

學堂生活真如進了另一個又新鮮又廣闊的世界。排着隊伍習體操，提起喉嚨唱風雅或穠麗的歌，看動物植物的解剖，從英文讀本裏得知聞所未聞的故事，從國文課裏讀到經義策論以外的古人的詩篇；在煥之都覺得十二分醉心。他又同着同學吟詩，刻圖章，訪舊書攤；又瞞着父母教師打牌，喝酒，騎馬。他想不到自己的前途與父母的期望，只覺得眼前這樣子就是最適意的生活。

當三年級生的那一年，有一天，父親忽然向他說起他意料不到的話來。父親說在中學堂畢業還得兩年多；畢了業，不升上去，沒有什麼大巴望；升上去呢，怕沒有這樣的力量來栽培；不如就此休止了罷。

父親這樣說，並不是他不希望煥之發達起來了，乃因為發見了比學堂更便當的捷徑，這捷徑便是電報局。是終身職，照章程薪水逐漸有得加，而且開始就比錢莊當手的薪俸大，假若被派到遠地去，又有特別增加；這不是又優越又穩固的職業麼？

父親說了一番不必再說下去的理由以後，就落到本題，要煥之去投考電報生；並且說，中學堂三年生的程度去應考，是綽乎有餘裕的了。

煥之心裏有點生氣，劈口就回說這事情沒有什麼幹頭。他不會參觀過電報局，只從理化實驗室裏見過電報機的模型，兩件玩具似的機關通了電流，這邊一按，那邊搭地一響；這邊按，按，那邊搭搭搭！他也沒有細細地想，只彷彿覺得在這搭，搭，搭，聲中討生活，未免太沒出息，太難爲情了。

父親意外地碰着釘子，也動了感情，說事情都由人去幹的，有什麼有幹頭沒幹頭呢。

煥之不自主地透露說這事情沒出息，因爲不消用思想，只是呆板的事。並且，幹這事情不能給多數人一些益處。他說，要幹事情總要幹那於多數人有益處的。這個觀念，在他心頭萌生已有一二年了，不過並不清晰，只粗粗地具這麼一個輪廓。既經父親追問，便欲完全吐露，好教父親了解他。可是沒有說得透澈。

父親聽他說歡喜用思想，要教人家得到益處，那就非給他高等學堂大學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但是他自己老了，身體漸見衰弱，當初要把煥之一徑栽培上去的願望，只覺徒成夢想。他急於要見煥之的成立。他便酸楚地說出自己老了的的話。

母親坐在旁邊，當然垂注着眼光，遠遠地驚性地發愁。

煥之聽父親說到老，非常感動；先前的意氣消釋了，只覺父親可親又可憐，很想投入他懷裏撒一陣嬌。讓他忘記了老。但已入青年期的煥之，又頗看不起那種孩子氣的撒嬌。他只把聲音故意發柔和一點，請求父親讓他在中學堂畢了業，再想法去幹事情。他說到那時候，什麼事情他都願意幹。

父親一轉念，覺煥之也沒有什麼不是，而且很有點志氣，不免感到滿意，安慰。他就把投考電報生的擬議暫時自行打消了。

後兩年的中秋節後，報紙上突然傳佈着震動人心的消息：武昌新軍起事，占領火藥局，直攻督署。總督瑞澂和統制張彪都倉皇逃走。於是武昌光復。不到幾天，漢口漢陽也就下來了。

是民軍，是反抗清政府的，占據的地方又是全國的樞紐，取給運輸，色色都便利；這使昏昏然的民衆從迷夢中驚醒，張開眼來看一看自身所處的地位，而知的確是在泥潭裏，火坑裏；同時帶着感動驚訝的顏色望長江上游那班新出場的角色，相信他們演來一定是齣偉大的戲劇，雖然還只看了個序幕。各處城市依然是平時的样子，晨光喚起牠們的響動，夜色送牠們歸於沈寂；但有與平時不同的，裏邊已經包藏着無重數被激動的心，不安，憂懼，希望，欣幸——一致地相信大變動正在大踏步而來。

中學堂裏，當然也包藏着被激動的心。學生們彷彿這樣想：現在革命了，還上什麼功課呢！這意思是革命這事情非常之重大，把學堂裏功課同牠去比，簡直微細不足道了。